

以人民为中心,做人民的诗人

——读李青葆诗集《山水烟云》

□翟泰丰

人江驾舟于飞涛,壮哉,乐哉! 李青葆是著名的作家,又是擅长写古体诗、现代诗的诗人。他的《行走的风景》《屹立的风景》《心灵的风景》被诗坛称为“风景三部曲”,深受广大读者赞誉。近日,他的新作《山水烟云》发行后,引起诗坛关注,诗人们一致赞扬李青葆的诗在为人民吟哦,为时代引吭高歌。

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两次重要讲话后,李青葆更加坚定决心,做“胸中有大义、心里有人民、肩头有责任、笔下有乾坤”的时代诗人、人民诗人。

《山水烟云》诗集,诸多诗篇在为生态文明建设而讴歌,为生态中国、美丽中国鼓与呼,再次体现了他为时代赋诗的创作理念和历史责任感。《山水烟云》由五卷组成,包括五七言律诗、绝句、词、汉赋、楹联在内共计500余篇,以七律、七绝与词为主,多种形式与体裁交相吟哦,奏响了生态文明诗韵交响曲。

二

李青葆诗集《山水烟云》,具有四大特点:

其一、构思宏大,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。李青葆出生在农村,出于一种天然的热爱,他的诗笔深情地赞美家乡田园景色。《小舟山烟雨梯田》系列诗吟共9首,是诗集中一组动人的篇章,书写了千年梯田史,点赞农业改革,“誓要青山增富美,乐将热血育甘甜。”描绘了党的十八大以来,美丽中国建设一派山青水绿、政通人和的诗化风光。更为引人注目的是,这些诗在反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成果,表现农村大变化、大发展、大成就的同时,还歌颂了基层领导干部一心为民的辛劳,树立了新形势下农村干部的公仆形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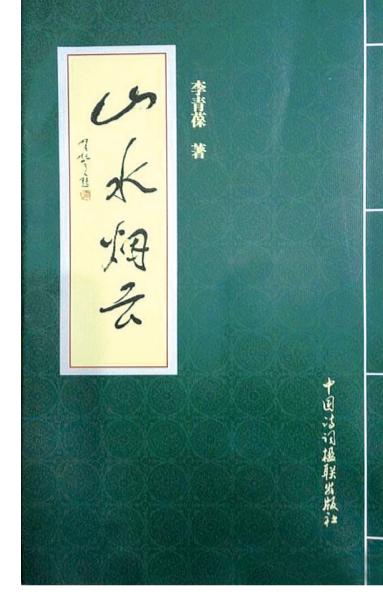
李青葆喜欢欣赏壮丽山河,他的诗词作品常常构思于自然山水烟云之中,以诗的审美观照,遍赏江南丽水秀山、江北高山深壑,大河云涛,陶醉于蒙蒙烟雨,屹立于茫茫苍穹。创作境界开阔,构思宏大,文骨健美昂扬。浪涛飞瀑、千丈烟云,登山纵情于云海、

幻的汹涌海涛,感悟史今,发人深思。

李青葆的山水诗反映的是自然与人文的辩证统一关系。大自然给诗人以激情,诗人又以生花妙笔予大自然以人文赋感。《山水烟云》中,他仰观日月之光华,俯察大地之文理,在山水中抒发心灵,在情物中感喟历史变迁,诗笔走进了神思的境界,真是思接千载,视通万里,卷抒风云,相融古今。这些诗境界高远,诗韵深邃,朗朗上口,在写作方法上有平叙、有纪实、有抒情、有形象、有哲理,把握抑扬,抒发情采,万象入诗,善用比兴。

其三、开拓思维,创新发展。“创新是文艺的生命”,诗人的创作抒情源于外在客体,而诗情的进发,又有赖于诗人把对外在物的审美观照转化为自身主观的形象思维。外在的自然物是千姿百态、发展变化的,人类的社会活动也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,故而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,要“神与物游”,对变化发展着的外在事物予以新的审美观照,把握外在物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,大胆创新,开拓形象思维的新境界。李青葆作诗,就十分注重掌握外在景物与内在审美思维的辩证统一关系,他在声情中不断探求审美思维之哲理,来去自如,勇于创新。在《猴年元宵纪游》一诗中,我们读到“梦中飞上广寒宫,喜于嫦娥饮两盅”。既在寒宫“携手共看众星灿”,又“下凡共赏万灯红”,尽管喜悦之情难分舍,嫦娥守规回月宫,诗人诗笔当即进入现代思维,“临别依依问微信,从今虽远若相逢”。穿越时空,从千载广寒宫,一步跨入当今的信息时代,描写了最前沿、最当下的现实生活,融古今为一体,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相辉映。拓宽数美新思维,探寻诗歌的内在哲理,用开拓发展的世界观看待外在世界,对外在五彩缤纷的客体进行内在审美创作,故而这种创作是在创新中发展的,是有生命力的、厚重的。

其四、坚定文化自信,弘扬中国气魄。“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”,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、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向文艺界提出四大希望,其中首先要的就是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。读李青葆的诗作,我们能深深感受到,他写景、写人、写事件、写史迹,无不深蕴于中国文脉、中国风格,中国气魄之中。《咏刘基读书处石门洞》



一诗,石门洞在浙江青田县内,明朝国师刘伯温年少时曾在此处读书,青葆在诗中写了石门洞景物的幽深和高古,又以此地垂天瀑布喻刘伯温的品性与功绩,发掘中国文脉之深厚底蕴。“垂天瀑布亦低调,融入清潭默默流”,名扬如瀑,心静若潭,高以事国,低调做人,这既是瀑布的天性和特点,也是刘基的崇高品德映照。“洞古千年锁星月,功高万代蔚春秋。”高大形象在眼前,中国传统文脉深蕴其中。

三

从《山水烟云》中,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李青葆在诗歌创作上的全能。这种全能与他的知识积累、诗歌美学修养是分不开的。李青葆坚持研读经典,既领略中国古典诗文共同之法则,又在创作中寻悟其文风差异,所以才能诗歌文赋,多种体裁相互贯通,与时俱进,赋予古体诗词创作以现实主义的审美创新。学古不泥古,旧体例,新命笔,在李青葆身上,我们看到了当代诗人的文化自信。

岁月无情、历史公正,李青葆在文坛、诗坛上的历史地位,将由人民审视、历史圈定。我为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,歌唱伟大祖国和人民而点赞。

当年韩寒以《三重门》石破惊天,那是代表了“80后”横空出世的文学。十五六年之后,中国社会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新世纪的躁动不安,为生活的富足和竞争的压力所取代,文学也不再依赖叛逆来比拼了,年轻一代的作者如何来寻求自己的文学道路,其实更为困难。然而,长江后浪推前浪,翻新自有后来人。虽然不再有激进的反叛,但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写出这代人的生活,确实是让文学回归到朴素真实的道路上。最近读到张闻昕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问青春》,自然有一种欣喜,让我体会到还在上大学的年轻作者有着如此认真的写作,如此真挚的文学情怀,如此真实的青春文学,我能体会到她真实地栖息在文学中。

读她的《问青春》,给我最深感触的是她能诚实和准确地描写生活。虽然这不是什么惊人的小说笔法,但在青春文学写作中,却又是弥足珍贵的一种品质。青春文学多数以叛逆来完成情绪的表达,经常通过夸张和变形来反映对生活的批判性,这无疑有它的意义。青春文学比较少见的反倒是能诚恳和准确地描写生活,而在《问青春》中,张闻昕对中学时代的生活描写是相当真诚和诚实的,也因为她有忠于生活的淳朴情怀,她能回到生活本身,准确地描写中学的生活。这里的故事无非上课考试,同学之间的友情、理解或误解、亲密或疏离,但是写得细腻曲折,有滋有味。人物平凡朴实,却又有个性,不用说主要人物顾非、曹苑、政阳、张洛,就是那个吴权庆、刘凌漪也写得十分精彩。少年们的争强好胜、朦胧爱恋,微妙心理,所有这些都写得楚楚动人,刻画了南方城市里一群高中生追寻理想,顶住高考压力,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生活现实。那些丰富多姿的社团文体活动,紧张压抑的高考冲刺,满地散乱的试卷和情投意合至于劳燕分飞的少年人生,青春如旭日东升,霞光满天,偏又要喜欢“月到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。这就是青春,友谊与爱恋根本分不清楚,是苦是乐混为一谈,它的无限美好正在于此!如小说里所写:“热闹是它们的,我什么也没有”——这样的青春伤感抑或失落也是美丽的!青春真是拼得了也输得起,小说表现的青春生活真实感人,放飞理想的精神性始终饱含着满满的正能量。

在全社会对试教育高度重视的背景下,追求理想和抉择未来,对于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,充满了发愤、挣扎与苦恼。小说值得肯定的是真挚地描写了青春期的家庭伦理,这在青春文学中本来是作为反叛背景的生活现实,在闻昕的笔下,也得到了更为完整和恰当的表现。这里面的家长固然都有面对高考的焦虑,也有对孩子的不合理的诸多压力,但小说整体上能描写正常的家庭亲情,而且把父子、母女关系表现得十分朴素和美好。张洛的家庭多少有些压力,政阳的家庭则隐藏着伤痛。父亲的痛楚曾经深深打击了政阳,但他凭借自己的力量能从阴影中走出来,小说写出这代孩子成长的坚强,也揭示了生活的某种真实——青春生命的绽放全靠自己的努力,真正是“我的青春我做主”!每一个处于花季雨季的美丽心灵,都在努力寻找自我和承担家庭责任,感受到友情的敏感,爱情的萌动,同性异性间模糊的情愫、家庭天伦之爱与少男少女的青春萌动结合在一起,使得整部小说的情感显得非常饱满,承载起整个富有内涵的小说世界。

小说笔法细腻,心理描写十分出色。在描写张洛和政阳这两个少年的友谊时,他们各自的心性呈现出不同的倔强,少年们的那种相互理解,小男子汉的互相激励,表现得颇富层次感。而在写那些女孩儿之间的友情与猜忌时,就要微妙曲折得多。顾非与陆安定之间的小纠葛,以顾非的大方友好而让陆安定经历了跌宕起伏的“情感体验”。刘凌漪走近吴权庆的情感过程也写得十分出色,那是失意的少女寻求感情慰藉的过程,那种真实感如果不是出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,不是出于对同龄人的同情和理解,很难写得这么真实和准确。

小说的社会学意义也是相当显著的。闻昕写出了她们这辈孩子的成长,他们作为“独生子女”,受到家庭的呵护和溺爱,如何与同龄人交往,如何面对中国的应试教育,如何与家长、老师交往,如何在家庭和学校之间转换角色,他们对明星的向往,方兴未艾的粉丝文化……所有这些,这部作品都描写得真实、真切而细致。他们是否尤其脆弱或敏感?“他们是否活得过于少年老成?”小说提出的这一系列思考,是青少年自身的困惑与无奈,也是对社会的警醒和呼求。

在文学中真诚地栖息

□陈晓明

轻轻掀开《陌上》的第一页,小说的“楔子”就这样开头了:“芳村这地方,怎么说呢,村子不大,却也有不少是非。”小说就在一幅幅乡村风俗画的展示中道出这芳村的是是非非。

说是是非,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,无非是东家长西家短,婆媳之间、父子(女)之间、夫妻之间、妯娌之间、千群之间的拌嘴吵闹,连带着一些流言蜚语。真正的冲突也不过是自个儿摔盆砸碗,闷头儿睡觉。有的时候还是言语上的指桑骂槐,表面上的阿谀逢迎。但你千万别小看这些鸡毛蒜皮的事,它们在日常流动中却孕育着时代风气的转变,给人心头添堵添乱,让你在浏览这乡村风俗画中感觉到这乡村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。

这乡村正是北方时下的乡村,村里为发展经济办起了一家又一家皮革厂。新盖的楼房多了,有的还贴着明晃晃的瓷砖。即使是农妇也都用手机,也可在家上网,晚饭后可以看《甄嬛传》和跳广场舞。谁家要给儿子娶媳妇,不但要建楼房,还得买小汽车。然而,随着皮革厂的发展,污染来了,在北京要开什么会的时候村里的厂得关门。重要的是,此时的风俗人情、人心世道开始变化了。婚丧嫁娶、生小孩,随礼也开始讲究起来了,互相攀比着,生怕别人看不起。虽然风俗还在,但人情却淡薄了,伦理观也在发生悄然的塌陷:皮革厂的老板可以有几个相好的,也可以手政;有能耐的农村妇女可以去城里开饭馆与沐足店;

村干部在村委会对面的小饭馆吃喝并与饭馆主人的儿媳私通,主人也视而不见;老人老得动不了了,子女们也不管,老人只得喝农药自尽;一个赌徒为了当村长拉选票到处给村民散发东西,村民照拿不误;不挣钱的农作物也没人在意去种了。一种浓烈的金钱与物质欲望强烈地侵入村庄,改变着乡村的面貌,让我们对这曾经熟悉的村庄感到如此陌生和失望。

作者在写这些的时候,不动声色,夹杂着的只是她微微的担忧,正如小说中时常写到的乡村的气味:“不知道花的香气悄悄漫过来,一阵子一阵子,有点甜,又有点微微的腥气。”我觉得这便是作者的隐喻。乡村的味道大约就是如此的复杂、生动而多变的。

作者并没有给小说设置宏大的结构,只是随着节气的变化去描写乡村的日常进程;作者也没有给小说设置什么中心式的人物和故事以及冲突,但在一篇篇故事的叙述展开中揭开一个又一个人物内心焦虑和渴望。书中的许多篇章甚至是可以独立成为一个短篇或中篇去发表的。但全书串联在一起,却又是那么有整体感。我以为这正是作者深谙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传统,采取的是一种似断实连的缀段式叙述结构。从每个故事看,是呈板块状,而从以节令为线索看,又呈线状。节令的连续展开将每个故事、每个人物的活动空间串连起来,展示出一幅宏大的、生动、蓬勃的当下乡村生活图卷。

由此可以看出,作者在小说的“楔子”中专门将节令浓墨重彩地书写一番原来是有独到之义的,这正应上刘勰《文心雕龙》“神思”中所言:“使玄解之宰,寻声律而定墨;独照之匠,窥意象而运斤。此盖驭文之首术,谋篇之大端。”

小说最后以在京城工作的小梨回乡过年为结束,主体是写她的经历与感受:她从城里回来却没有车,她在村里的小学同学却有车还有硕大的金戒指,连村里开超市的也都欺负她这从外面回来过节的,这芳村的年味大不如以前了,人们竟相在比照在夸耀,人情人心都变了,看来这故乡是回不去了。作者以“题记”的方式“是不是回不去的才叫故乡”表达了她的一声叹息,沉重而滞缓。作者就以这样点到为止的笔触轻轻撩起了如今乡村的面纱。

《陌上》写的是河北乡村的事,作者的籍贯又出自河北(尽管她现在在北京工作),她的这部小说就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河北的荷花淀派。这不仅是指她那点到为止的叙述手段,也包括她那写景写人时常采用的白描手法以及恬淡素净、清丽而有韵致的文字。曹文轩说:“在一个失去风景的时代,阅读她的作品,我们随时可以与风景相遇。”小说中乡村风景是迷人的,小说中的各色人物与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满满的风景,而这些在付秀莹的笔下都像是描写天上的月亮一样,淡淡地勾勒出来,背后则是无数闪烁着的星星,就像人的心事一样,深深浅浅,让你去猜个够。

按住/切成一个又一个圈子/他没有喊疼/我已泪流满面//他全部人生/就是这些圈子/其实他所有的圈子/都是同样的质地/西红柿与西红柿的圈子/南瓜有南瓜的圈子/松茸的小圈子很值钱//我曾经不小心用刀子/切伤过手指/那种钻心的疼痛/让我忍不住大声喊出来/他一声不吭/我不知道他是否痛得喊不出来//那些圈子也一声不吭/躺在案板上/任人宰割”

当今的社会,存在着各种“圈子”。诗歌界也未能例外。有些人热衷于经营圈子,全部的人生似乎就是圈子。有些圈子似乎金贵,而有些圈子就是那种质地,层面很多,质量不高。有些圈子和圈中人,一声不吭,任人宰割。这种社会现象与个中体验,使诗人操刀解剖,泪流满面。因为洋葱是刺激的,切洋葱当然是要流泪的。这又合于物象的性质。隐喻的意义则不言自明。喻言饱经生活的磨砺,经验丰富。所以他在《浮世众生》中,对人生百态,世事沉浮写得那么生动。《谈人生》《大嫂》《二哥》《演讲家》等,读来让人忍俊不禁。其中不乏对“诗江湖”的调侃。语言是口语,但诗的层次,如缘由、铺垫、转折、高潮,都不会少。

其实在口语化的整体风格中,诗人并不反对抒情。他写女儿的那些诗,体

现出父爱如山,柔情似水。人性的温暖显而易见。形象、美好,透露出诗人性格的另一个侧面。只是这一类作品显得少了些。

喻言向来主张诗要“说人话”。他从不玩弄文字,也不故作高深。他的诗一读就懂,又富于暗示。他的机趣就包含在直率中。这事实上是不容易做到的。没有对客观现实的深入观察,没有训练有素的写作经验,这样的诗是写不出来的。不少口语诗之所以流于“口水”,正是因为思想的贫乏和语言的淡乎寡味。

其实诗本来就不应当是文字游戏或语言组合。有思想才有灵魂,有情感才有血肉。不论你高深如哲学,还是改造语言如呓语,不论你假想某物以象征,还是借诗抒发以延伸,如果没有思想的力量,没有生活的依据,没有强烈的情感,没有艺术的美呈,则充其量是圈子中“我所难为”的一时之新。更不用说干预现实而穿透历史了。而喻言则不同。读他的诗,可以感受到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地的生活真实与诗人的自我审视,自我批评。那种天马行空的自由奔突,也是思想解放的体现。而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拥有一席之地,也体现了艺术民主。毕竟我们所处的当下,比思想禁锢的时代还是好了许多。

诗人的自我审视与自我批评

——简评喻言的诗歌创作

□曹纪祖

加以观照、自省。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,警醒世人也警醒自己。归根结底,还是希望世道人心好起来。因而在本质上,喻言的诗是积极的。

喻言的早期作品,如1989—1990年的那些诗作,已显现出思想的敏锐与艺术表达的非同流俗。口语化还不明显。他搁笔多年而复出,出版了诗集《批评与自我批评》,更引起诗坛注意。而近两年,喻言以大量作品见诸国内大刊大报和自媒体,进一步释放了他的创作潜能和独具的才华。如果对他的文本加以深入,我们不难发现喻言诗歌的主要特点及其丰富性。请看《镜子》:

击/四十多年过去/仍下不了手。
有一定阅读经验的读者都能理解:这面镜子就是生活现实。我们被其框定而又无法打破。我们有太多的牵挂与包袱。而渴望“超生”又是内心难以遏制的冲动。这种内心的不甘与纠结,这种明知“不堪一击”而又“下不了手”的矛盾,正是许多人终其一生的痛苦。其所隐喻的人民的弱点,具有普遍意义。

喻言笔锋所向,从来对腐朽、没落、衰老不留情面。早期的《危楼》已现端倪。他说我们日常生活、生儿育女的楼房,“其实它早已腐朽/只是我茫然无知”。这是否预示着改革的必然?多年后,而《北四环向西》,则有“西风残照,汉家陵阙”的意味。《在暴雨中行进》,以一个场景暗示前途迷茫。这是否又关乎社会发展的复杂情态带给人的心理压力?特别是《气味》一诗,他通过女儿闻到“爸爸身上有一股老人味”开始,写道:

时光流逝,星移斗转/我早已被这个世界驯服/向命运举起了双手/年轻而敏感的嗅觉/已闻到我内心腐朽的气息/只是我自己浑然不觉。”他还有许多老而不堪的描写。看来在他内心深处,其实无比珍惜生命与年轻。对于自己被时光磨损和社会扭曲,感到不甘与无奈。对麻木也似有所指。而对我们社会变革中的新生与衰亡、勃兴与没落,那种纷繁复杂的交替,他洞若观火。他以自嘲和他嘲的方式,批判腐朽,肯定新生。

除了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,喻言在诗艺上的用心也令人刮目相看。《情敌》是他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:“我的情敌矮小、猥琐/两眼如豆/思想混乱/说话结结巴巴//犹如一面镜子/我惭愧了整整一生/在这里,隐喻的丰富性不言而喻。”“批评与自我批评”的内涵也很清楚。而人物刻画的生动形象,显然增强了诗人意欲达到的效果。如果说,诗人早期的作品即已如此成熟,那么,他的近作《切洋葱》,更值得体味:“把他身体